



寒度惊悚之旅

恐怖的阴影与黑蝴蝶同期而至，展现一个动情而又诡异的故事

诡蝶惊情

Gui Die Jing Qing



嫣青 = 著

不该出现的情书，却被发表在校刊的“开心”栏目上，一场蓄意策划的火灾，却导致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。在漫天飞舞的黑蝴蝶中，暗恋者带着极大的悲愤当众跳楼自杀。

然而数年之后，黑蝴蝶的阴影悄然而至，当年的死者竟死而复生，恐怖的阴云弥漫在情书事件的当事人心中。接二连三的离奇死亡，是意外？是自杀？还是冤魂复仇？跌宕起伏的情节将带领你一步一步接近那神秘而令人动容的谜底。

诡蝶惊情

Gui Die Jing Qing



嫣青
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蝶惊情 / 嫣青著 .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08.4

ISBN 978-7-5057-2417-4

I. 诡… II. 嫣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0019 号

书名 诡蝶惊情

作者 嫣青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规格 710 × 1020 毫米 16 开

18 印张 266 千字

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417-4

定价 24.80 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68676

诡蝶惊情

Gui Die Jing Qing

目 录

引子	海角惊魂	1
第一章	火舞蝶杀	7
第二章	摄魄诡音	35
第三章	绝命情殇	71
第四章	蝶之涅槃	127
第五章	血腥献祭	169
第六章	迷夜死光	205
第七章	落幕的死神	239
尾声	永恒深渊	279





在古都的深巷中，你是否曾留意过那墙角的一抹淡雅？在幽静的深林里，你是否曾留意过那枝头的一片清冷？在繁花似锦的花丛中，你是否曾留意过那片花瓣上的一滴晶莹？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，你是否曾留意过那片荷叶上的一点翠绿？在那片片翠绿中，你是否留意过那片荷叶上的一点翠绿？

Gui Die Jing Qing 诡蝶惊情



引子 海角惊魂



诡蝶惊情

旅行车的车厢里，回旋着一首苍劲的歌曲，熟悉而又陌生。卓越眯着眼睛看着车窗外，阳光下的海岛，一切都是那么澄澈、透明，坐在他身旁的筱云儿，正在闭目养神，那神情，仿佛是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轻松。

前些日子，星都市公安局刑侦队在队长卓越的领导下，成功地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入室抢劫杀人案。破案后的第二天，雷局长笑容可掬地来到卓越办公室：“小卓啊，辛苦了。你为了这个案子，又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吧？”

“呵呵，这是我的工作嘛。”卓越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像个孩子似的抓抓头，“其实大伙为了破案都很辛苦的。”

雷局长拍了拍卓越的肩头：“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一年多一个假也没休过，局里决定给你一个星期长假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、玩一玩。”

“啊？真的？谢谢局长。”要不是雷局长在，卓越真想蹦起来高声欢呼。

.....

雷局长一走，卓越就兴奋地给妻子筱云儿打了个电话，筱云儿也十分高兴，跟电视台领导请了一个星期的假。当天晚上，两人就决定去向往已久的普陀山旅游。

第二天，卓越和筱云儿一起来到金辉旅行社，定了两张普陀山五日游的票。晚上就随旅游团一起坐上了去浙江宁波的火车。

毒蝶惊情 一



“各位朋友，我们要参观的下一个景点是观音跳。关于观音跳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……”导游小姐赵菁菁婉转的声音打断了卓越的思绪。卓越将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，投向了笑吟吟地拿着个扬声器站在车厢前边说话的赵菁菁。

赵菁菁二十五岁年纪，丰满、高挑，虽然不是那种非常漂亮的女孩，但是，她的齐耳短发和一身浅色休闲服，再加上一脸真诚的微笑，总给人一种清爽、大方的感觉。

旅行车缓缓地停在了观音跳前的空地上，一车人跟着赵菁菁来到悬崖边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大家围着她，边看向她指点的那个观音的大脚印，边听她继续讲观音跳的传说。卓越对景点并不太感兴趣，他舒展了一下四肢，走到一边，远眺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享受着轻柔而略带点咸腥味的海风给他带来的那份惬意。介绍完观音跳的传说以及周围的情况，赵菁菁看看表：“下面是大家的自由活动时间，大家可以到周围走走、看看，一刻钟后到车旁集合。”

“卓越，到那边的树林和庙宇里看看吗？”筱云儿像只快乐的小鸟般跑到卓越身边，挽起他一只胳膊。

卓越侧过脸，微笑地看着筱云儿：“云儿，你去吧，我想在这儿看看海，吹吹风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，我去转转，你休息一下也好。”筱云儿在卓越脸上轻吻了一下，跟着其他人走进了小树林。

赵菁菁喝了点水，走到卓越身边：“卓先生，怎么不跟太太一起去走走？”
“从这儿看海，简直是太美了，我舍不得离开。”卓越回头朝赵菁菁礼貌地笑笑。
赵菁菁张开双臂，仿佛要将掠过的海风拥进怀中：“是啊，这片海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污染的海域，我每次到这儿来，都有种被净化的感觉。”
“我真是羡慕你们学导游的，工作就是到各地旅游，身心永远都是放松的。”

“哪里啊，我不是学导游的，只是比较喜欢这个工作罢了。”赵菁菁抬起右手搁在额上，遮住刺眼的阳光。

卓越转过头：“哦？不是学导游的？那是……”

“我是学外语的，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，所以选择了这一行，又工作了，又





玩了，不用像其他人一样，苦苦等来一个假期，才能去外边走走。”赵菁菁眯缝着双眼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
卓越的目光越过赵菁菁的头顶，看着一对嬉戏着翩翩飞舞的黑蝴蝶在半空中盘旋：“学外语的？那就更好了，还可以经常带国外的旅游团。我听说双语导游工资更高呢。”

“是高一点，不过钱对我来说无所谓，主要是能免费旅游。”赵菁菁有点顽皮地嘻嘻一笑。

卓越注意到，那对快乐的黑蝴蝶兴许是被赵菁菁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所吸引，慢慢地向她面前飞过来：“其实我也是最喜欢旅游的，不过因为工作太忙，这种爱好便渐渐淡泊下来了。”

“是啊……啊——”赵菁菁一眼看到了飞到她眼前的黑蝴蝶，眼中的欢快迅速被极度的恐惧所代替，本来红润的双颊变得煞白，在一声尖厉的惊叫之后，她胡乱而带点疯狂地挥舞着双手，整个人不断地后退着，脚后跟绊到一块小石头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。

卓越愣了一会儿，一步跨上前，扶起了跌倒的赵菁菁：“赵小姐，赵小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走开！走开！不要飞近我！走开啊！……”赵菁菁似乎暂时失去了理智，紧闭着双眼，双手还是不停地挥打，声嘶力竭地喊叫着。

卓越用力摇晃着赵菁菁的双肩：“赵小姐，赵小姐，你清醒点，蝴蝶已经飞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“走了。”赵菁菁听到卓越的话，她所有的动作就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一样，骤然停止，缓缓地睁开双眼，在隐隐的泪光中，目光涣散、游离地四下搜索着，等到肯定那一对黑蝴蝶已经飞得不见了踪影，才长吁了一口气，紧绷的肌肉猛地松弛了下来。

卓越有些担忧地看着满头冷汗、面无人色的赵菁菁：“赵小姐，来，我扶你去车上休息一下。”

“谢谢你，卓先生。”赵菁菁仿佛整个人都虚脱了一般，在卓越的搀扶下，拖着

双腿上了旅行车。

卓越端来了赵菁菁的茶杯，递给她：“赵小姐，喝口水吧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被两只蝴蝶吓成这样？”

“哦……我……”赵菁菁轻轻抿了口茶水，垂下双眼，“没什么，我从小就害怕昆虫之类的东西。”

卓越疑惑地看着气息未平的赵菁菁：“哦，是这样，那你在车上靠一下，我下车了。”

“卓越。”筱云儿左手拿着一束野花，右手拿着一些刚买的纪念品跑到刚下车的卓越面前，“你到车上干吗啊？”

“云儿，我问你，你们女人如果害怕某种东西，会是什么反应？”卓越皱着眉头，用深邃的眸子盯着筱云儿被暑热蒸得通红的脸。

筱云儿收起笑脸，诧异地歪起了头：“怕什么啊？你干吗这么严肃地问我这样的问题？”

“怕什么？怕昆虫啊，比如说蝴蝶。”卓越把刚才发生在赵菁菁身上的那一幕简略地告诉了筱云儿。

筱云儿哈哈一笑：“每个人害怕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害怕的程度也不一样。就像我一个中学同学，她特怕老鼠，有一次还被一只大老鼠吓得差点昏过去，都过了好几天，还心有余悸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卓越脸上的神情逐渐轻松了些。

“就是啊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。”筱云儿挽起卓越的胳膊，将手中的花凑到卓越面前，“闻闻，香不香？”

卓越深深吸了口气，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味直钻入他的鼻腔：“真香，这儿连花都比城市里纯净得多。”

“嗯，真想就住在这儿，不回去了。”筱云儿也感慨着说。

卓越从花束中抬起头，回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旅游车，又将目光投向了灿烂的阳光下一只悠闲飞舞着的黑色大蝴蝶。



桂子飄香，秋風送爽，月明人靜，賞菊與飲酒，才可謂此樂無窮。但說到飲酒，就不得不提這兩

Gu Die Jing Qing

第一章 火舞蝶杀



01

滚烫的水泥路面反射着午后耀眼的阳光，小睡了一觉的魏竞红醒来后，发现寝室里的同学都走了，她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有些气恼地抱着英语课本匆匆向一号教学楼走去。

这帮家伙，去上课也不叫醒我。

哼！看我待会儿怎么整她们。

急着赶去上课的魏竞红并没有留意到，沐浴在夏日高温下偌大的一个校园是那么安静，通往一号教学楼的林荫小道除了她之外，再不见一个人影。这种安静近乎于一种死寂，连微风和小鸟也似乎在远远地逃避着这种令人不安的宁静。

魏竞红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脚飞快地在泛白的水泥路面上交替前进，突然，她警惕地抬起了头，脚步却没有放慢。她意识到了周围那不寻常的安静，一股莫名的恐惧像疯长的植物一样在她心里滋生着。她抱着课本的双手不由得紧了紧，每一次呼吸之间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短，逐渐浊重的呼吸声随着慢慢加快的心跳，一下一下撞击着她的耳鼓。

魏竞红的目光在四处搜索着，没有人，目光所及之处还是半个人影也不见。她本能地竖起了耳朵，捕捉着一切可能听到的声音，然而，迎接她的还是失望。小路两旁的树木静静地矗立着，稠密的枝叶无力地耷拉着，像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。

尽管身处在暴烈的阳光下，魏竞红却感到周身开始发冷，她觉得这热烘烘的、凝固了般的空气越来越重地压迫着她的呼吸系统，心中那不祥的恐惧感使得她不禁甩开胳膊小跑了起来。可是更大的恐惧像钻头一样钻进了她的脑子里。

天哪！

我为什么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？

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在云中飘浮的感觉？

大汗淋漓的魏竞红猛抬头，看到了面前突然出现的一号教学楼，那幢绿树掩映下老旧的楼房静悄悄的，像一只大张着嘴的怪兽，在耐心地等待着它的下一个牺牲品。



魏竞红“咚咚”狂跳的心突地一动，脑海中闪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，她意识的手慢了一步，没有抓住那个稍纵即逝的念头。但是，她隐约感觉到，那个念头似乎在提醒她什么。

魏竞红“呼哧、呼哧”喘着粗气，刹住了前进的脚步，胆怯地聆听着教学楼里的动静。整栋教学楼就像一座坟墓，那种不祥的安静几乎能令人发疯。她试图平静一下心神，想通过教学楼洞开的大门和窗户看清楚里边的情形，可大门和窗户里仿佛飘动着一层浓灰色的雾气，阻挡了她惊恐的目光。危险？

危险！魏竞红惊恐地喊出声来。她冲上了三楼走廊，这里四处都隐藏着看不见的危险。魏竞红，你得离开这儿。要快！

魏竞红心中有一个声音不断告诫着她，但一种不知是发自她体内还是来自她身体以外的力量，却阻止着她身体的所有行动，她就像被施了咒语一般，定定地站立在原地，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，双腿也丝毫不能移动半步。巨大的恐怖感像毒药一样慢慢在她身上蔓延开来，无助的泪水汹涌出她的眼眶。

就在这时，凝滞的空气被一阵阴冷、若有若无的风激活起来，魏竞红听到头顶响起一种猎猎的声音，像高悬的旗帜被大风刮动时发出的声音。还是那股不知哪儿来的力量，驱使着她运动“咯吱”作响的脖子，极不情愿地抬起头，向自己头顶的正上方看去。

抬起头的魏竞红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，她看到从一号教学楼的六楼顶上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正盘旋着、忽忽悠悠地向她飘下来。那些黑色的东西越飘越近，她终于能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些黑蝴蝶——是一些黑纸剪成的蝴蝶。

刚刚在魏竞红脑海里一闪即逝的念头，重又在她脑中升腾起来，这次是那么的清晰，清晰得让她的心猛地抽紧。一张一弛的胃中渐渐涌上一股酸水，她想吐，可恐惧就像一只软木塞子一样塞住了她的喉咙，那股叫人难受的酸水在她喉头打了个





旋，再次落回她阵阵抽痛的胃里。她用尽全力喊了一嗓子：“魏竞红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不！不！不！”

是黑蝴蝶！

是他！他竟也变成了那许多纸蝴蝶，又像许多蝴蝶一样向她的身体飞来。魏竞红惊呼不要……不要再发生了！那些黑色的纸蝴蝶，像许多蝴蝶一样向她的身体飞来。那些黑蝴蝶并不理会魏竞红的感受，依旧那么悠然地飘落着。不能动弹分毫的她，绝望地承受着那即将到来的更猛烈的恐惧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，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在恐怖到来之前昏过去。

黑蝴蝶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多地包围了魏竞红，她觉得那些没有生命的纸蝴蝶，似乎在接近她的那一刻，都突然被冥冥中的神灵赋予了生命。一只只围绕着她的身体旋转起来，把她整个裹住了，只留下她被惊恐充斥着的脸庞，还在一动不动地仰看着黑蝴蝶飘来的楼顶。

楼顶上出现了一个看不真切的人影，那人影灰黑色的轮廓被漫天飘飞的黑蝴蝶切割成许多小块，在魏竞红泪眼的注视下，那个人影缓缓张开双臂，身体向前倾斜、倾斜，最终像一只平伸双翼的大鸟一般，飞坠了下来。“大鸟”怪异的阴影遮住了刺眼的阳光，飞速增大的影子将魏竞红笼罩了起来。脖子仰得酸痛的魏竞红将嘴张到最大，任由咸涩的泪水顺着脸颊留到她干涸的舌头上。她试着用尖叫释放那逐渐膨胀的恐惧给她的胸腔带来的压力，可恐惧的塞子仍然堵在她喉咙里，被压抑的惊叫使她感到更加的难受。

那个人影终于带着一阵风，落到了魏竞红的脚前，随着一声“嘭”的闷响，人影重重地砸在坚硬的水泥地上。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他的头在接触到水泥地的那一瞬间，像一只熟透的西瓜一样爆裂开来，暗红色的鲜血，缓慢地在他瘪塌的头下扩散着。

在闷响中机械地低下头的魏竞红，能真切地看到那个男子怒睁的双眼，和嘴角凝固的那一抹诡谲的笑容。当被恐惧驱赶出体内的意识艰难地回到魏竞红脑子里时，她额上的皮肤传来一种热乎乎的黏湿感，她依然带着满脸的惊恐，下意识地抬手在



额上摸了一把，顷刻，那种黏湿感转到了她的手指上，她抬起沉重的眼皮，傻傻地看向自己的右手。她的右手上沾满了黏稠的暗红色液体，还有星星点点粉红色的东西。

魏竞红仿佛痴呆了一般看着自己的右手，足足几秒钟后，她失魂落魄的眼神转向自己身上，浅色的衣服上，仿佛突然开满了红色、粉色和白色的小花，胸前触目惊心地沾染着那个摔死的男子新鲜的血液和散落的脑浆。

魏竞红体内的恐惧终于膨胀到了极限，一声凄厉的惨叫冲出了她的嗓子眼。她

双腿一软，身体随着她退潮般的意识旋转着，滑向一个无边的黑暗深渊……

02

在尖锐的惨叫声中，魏竞红蹬开被子，从窄小的床上弹了起来。她双手紧紧地抓着睡衣的胸襟，戛然而止的尖叫声后，是急促、粗重的呼吸声。窗外路灯微弱的光线，透过薄薄的窗帘投射在她汗津津的脸上，她苍白的脸上写满了惊恐，惺忪的眼睛中，两道茫然的目光战战兢兢地四下里搜索着。

十来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，摆着几件简单的家具，在黑暗勾勒出的轮廓中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。等到魏竞红的双眼逐渐适应了黑暗，看清了自己房间的摆设之后，她才长舒了一口气，僵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肌肉彻底放松了下来，“扑通、扑通”乱跳的心也慢慢地恢复了平静。原来只是一场噩梦。

可是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又想起了那件事？

唉！不想了。魏竞红叹了口气，黑暗中充满了“好”。突然，黑暗中响起“乒”的一声脆响，如惊弓之鸟的魏竞红浑身一颤，双手迅速地抓紧了被蹬在一边的被子，复又变得惊惧的眼神，紧张地搜寻着声音发出的方向。窗外刮起一阵冷风，穿过开着的窗户，将轻薄的纱质窗帘高高扬起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声“乒”的脆响。

直到这时，魏竞红才发觉，自己居然一直屏着呼吸坐在床上。她深吸了口气，因为刚才的第二声响动提醒了她，下午打开的窗户忘了关上了。她松开抓着被子的





双手，抹去了满脸的冷汗，自嘲地苦笑笑，懒懒地下床，走到了窗子前。

六月的天，娃娃的脸，说下雨就下雨，上床睡觉前还繁星点点的夜空，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没上挂钩的窗户在湿漉漉的夜风中摇晃着，随时准备撞向窗框。魏竞红伸手拉住了窗户的插销，不经意地向街对面昏黄的路灯看去。

漫天飘舞的雨丝在路灯划出的光圈中，拉出千丝万缕纷乱的金色线条。在路灯照射的范围之外，浓厚的黑暗中，似乎有一个比黑夜稍浅色一点的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雨幕中，只在冷风刮过时，可以看到他随风飞扬的衣角。

魏竞红本想关好窗户，继续她被搅乱的睡眠。可是在看到路灯旁那个黑影时，她无来由地打了个寒噤，梦中那种不安的感觉又悄悄地占据了她的心房。暗影中那个人两道锋利的目光穿过黑夜，直射向四楼窗口的她，她仿佛能看到对方眼中那股寒冷的怒火。

谁？

那是谁？

为什么这么晚了，他还站在那儿看着我的窗户？

一股寒气像毛毛虫一样，顺着魏竞红的脊椎快速爬了上来，她关窗子的手一阵不可遏止的颤抖之后，定格在原处。刚刚从她心中的舞台上谢幕的恐惧，又急速地弥漫了她的全身。她不禁放慢了呼吸，身子瑟瑟地发起抖来。她不愿再看向黑影的方向，可是邪恶的力量却不允许她退缩，强制性地牵引着她的目光，与黑影的目光在这寂静的雨夜对峙着。

时间在“沙沙”的雨声中慢慢地流逝，也不知过去了多久，也许是几分钟，也许只有几秒钟。但是，在被恐惧包围着的魏竞红看来，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，恐惧不断冲击着她的太阳穴，令她的头一跳一跳地疼，理智瑟缩到了她脑中的角落里，整个脑海只剩下了一片虚无的空白。

在难熬的对峙中，那个黑影终于有了动作，他缓慢地走出黑暗，在路灯的光圈中转过身，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地迈动他那有些残疾的腿，一瘸一拐地重又走进黑暗，隐没在薄雾般的雨幕中。看到黑影走路的姿势，一股更大的恐惧，像一把大锤一样



砸中了魏竞红的心，胸腔中一阵阵撕裂般的剧痛一浪接着一浪冲向她的头顶，她仍旧呆呆地站在窗前，目光由于失去了注视的目标而显得涣散。直到窗外忽然刮起一阵北风，夹带着冰凉的雨粉扑向她的面颊，她才一个激灵，清醒过来，也不敢再望向路灯的方向，手忙脚乱地关好窗户，拉上窗帘，蹒跚着跑回床上，用被子将自己紧紧裹起来，把身体蜷缩到最小，塞进了床角里。

是他！是他！是他！

我敢肯定是他！

他来找我了！

我该怎么办？

该怎么办啊？

在一夜中接二连三地受到惊吓的魏竞红睡意全消，她好不容易止住身体的颤抖，这才感觉到睡衣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了。恐惧仿佛跟定了她，怎么也不愿再离去，她像一只警惕的小老鼠一样，瞪着失神的双眼，死死地盯着关好的窗户，双耳始终竖着，企图以最快的速度抓住一切对她不利的声音。

长时间的等待，极度的紧张，再加上窗外单调的雨声，汇合在一起，安眠药一样催眠着魏竞红，恐惧和困倦交杂在一起，让她感到异常地疲惫。就在雨夜的寂静中，她终于抵挡不住潮水般袭来的睡意，渐渐地瞌上了沉重的眼皮，在惊恐的陪伴下沉沉睡去。

03

晨曦微露，下了一夜的雨已经停了，带着丝丝凉意的空气中，飘浮着缕缕乳白色的雾气。树木舒展了它们的枝叶，抖动着满身珠宝般的露珠，迎接新一天阳光的普照。早起的鸟儿们飞上高高的枝头，欢叫着，雀跃着。

魏竞红费力地睁开酸涩的眼皮，布满血丝的眼球被一缕耀眼的晨光刺痛了，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，从被子里抽出右手，重重地揉了揉胀痛的眼睛。昨夜记忆的碎片从她意识深处翻腾出来，像拼图一样，逐渐在她脑中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，

